



目 录

CONTENS

上 册

辫 子	沈习武(1)
那人原来不是我	胥俊凤(4)
秋 芬	韩 霞(6)
我们曾经是朋友	孙 雪(10)
两个女孩的故事	艳 君(15)
兔子阿宝	戴琳莉(22)
学校“三人党”	李翼谋(26)
鼠 妹	艾嘟嘟(33)
淑女的进化	李 健(35)
忧伤的男孩听我说	江 城(40)
曾经和你同桌	孙文斌(44)
耿 瑜	于 明(48)
睡神三人	王 科(52)



叶子飘·····	朱迪清(56)
朋 友·····	衣 海(61)
我们的校花·····	张育仁(65)
女生葛菲·····	张 颖(68)
轶、铃和我的故事 ·····	朱丽丹(72)
笑傲“汤糊”·····	天 羽(75)
乐 缘·····	陈 亮(85)
别以为你长得帅·····	高俊英(93)
心情面包·····	李夏菲(98)
感情那份冷静 ·····	张 锋(102)
永远的朋友 ·····	吴 芊(106)
麻 症 ·····	丁婀娜(109)
快乐小生 ·····	石 荣(113)





小李探花	阿 钠(115)
君子的尾巴	许 佳(118)

下 册

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	安武林(121)
同桌的“他”	草 腾(126)
傻冒 OK 男子汉	王 玉(129)
爱吹口哨的阿紫	李雅钰(134)
泼辣的女孩	常 浩(137)
来自瑞士的女孩儿	迟 慧(141)
三猪行	刘文嘉(147)
“蓝血”方志文	李塔塔(151)
文科班	庞婕蕾(162)
我是一枚青青的果	唐智慧(167)
用一生血汗去灌溉	佚 名(169)
恋着你的影子	佚 名(177)
美丽的误会	宕 石(181)



憧 憬	王文栋(185)
难忘的一堂课	张 放(188)
调皮小精灵	雪 儿(190)
十九岁的课堂	雷永胜(196)
为何你不懂	杜 斌(206)
花样年花	莫 佳(213)
哭 声	佚 名(217)
失去的岁月	高玉慧(226)
兄弟们	周 琰(229)
我的坏邻居们	曲语帘(241)





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

○○……安武林

阿华是我们班里的帅哥，不知哪一个有心人发现阿华长得有点像混血儿，我们这些女生就开始偷偷打量他了。

我们 321 室成立了一个美妞俱乐部，是美衣、美食从不缺乏的舍长林月月倡议的。她有一个做大官的老爸和一个做董事长的老妈。有一天夜里，她兴奋地宣布，我们成立一个美妞俱乐部吧。她的理由是，我们 321 室的女生是班里的优良品种，当之无愧。另外，现在是一个自我设计、自我宣传的时代，我们要做弄潮儿。同时，还可气气那些小里小气的男生。

阿华常常到我们宿舍来，不过他从不滥用职权。他是班长，但他每一次都是奉旨而来，完成班主任交给他的公务。那一天，阿华来我们宿舍，林月月代表我们自豪地宣布了美妞俱乐部成立一事，阿华当时就



呆了。他把我们每个都扫描了一眼，然后紧张兮兮地说：“这，这，这不好吧，你们在搞两极分化。”林月月说，“实事求是嘛。”阿华语塞，面色很难堪，他不是我们林月月的对手。

我们美姐俱乐部全体成员对阿华的认识是一致的。酷，帅哥，都是我们封给他的光荣称号。只是他被蒙在鼓里，我们没有人告诉他。阿华每一次到我们宿舍来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搞小动作。这些看似漫不经心，实际上大有深意。林月月来回在屋子里踱步，以显示她高贵的气质和华丽的衣饰。王凤娇优雅地嗑瓜子，她的手指颇长，有一口杏仁般的牙齿。张小曼在照镜子，她的五官长得端庄秀丽。杜琳在梳头发，她有一头如瀑的长发。只有杨小梅在读书。林月月说过，杨小梅若配一身时尚的服饰，稍加修饰，她的形象绝对出众。杨小梅听到这儿，脸上就显出一副悲凉的神态。她是从农村来的，家境较差，平常还得从牙缝里往外抠，哪有钱往身上投资。

所以，阿华每一次来我们宿舍，杨小梅都把脸深深地埋在书本里。

那一天，杨小梅买了一身新衣服，属物不美但价廉的那种。林月月皱着眉头说，“杨小梅，你这一身打扮啊，真有点像村姑。”杨小梅小声说，“我本来就是个村姑么。”林月月本想给杨小梅提个好建议，但杨小梅的一句话把她噎得一愣一愣的。林月月自有一套美学观点，她乐意给别人提一些审美上的建议，而且还乐此不疲。今次遭到杨小梅不软不硬不搭不理的一句话，她气得心里暗骂杨小梅不识抬举。

正在这时，有人敲门。

进来的是阿华。

林月月立刻换作一副笑脸，她知道自己生气的样子不好看。她才不愿为个杨小梅破坏自己的形象呢。林月月笑着说，“大班长，有何公干呀？”阿华说，“我来取经啊，我们要成立一个猛男酷哥大组合。”他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的。我们宿舍的女生全乐了。

杨小梅没有笑，她抱着书本，似乎读得很入迷。

“杨小梅，杨小梅。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啊！”阿华说。

杨小梅淡淡地说，一般吧。



林月月受不了冷落，她插话说，“这身衣服挺便宜的。”

阿华说，“杨小梅还挺有消费眼光的嘛，一个成熟的消费者就是这个样子的。”

林月月撇着嘴说，“一分价钱一分货呗。”

杨小梅嘴唇抿得紧紧的，有些不高兴。

林月月还在唠唠叨叨地说什么美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呀，穿衣服要学会搭配呀，一个人不要自卑呀，等等。

突然，阿华粗暴地打断了林月月的话。

他说，“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。”

所有的人都抬起头看阿华，杨小梅也用泪光盈盈的目光瞅着阿华。

林月月的脸色骤然大变，一脸的惨白。她从来没有受过委屈，阿华的一声喝斥使她的眼角一片晶莹。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。

空气沉默得能拧出水来。

突然，阿华响亮地打了个哈哈。他开心地笑了一

124 通，然后谦虚地问我们，“你们看我学得像不像？我特

崇拜外国的侦探。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血儿，有一半外国人的血统。有时，偶尔会西化一下。我嘛，就是抹了奶油的面包，不知你们喜欢奶油呢，还是喜欢面包？”

他的幽默和机智使我们忍俊不禁，就连随时都可能放声大哭的林月月，此刻也破涕为笑了。

后来，林月月和杨小梅成了好朋友，她那个豪华的化妆盒，常常向杨小梅敞开，如果有空，她还亲自为杨小梅化妆。

阿华根本不是什么混血儿，不过他却让我们尊重。不但因为他是我们可敬可爱的班长，还因为他说过的“每个人的尊严都值得他人尊重”。



同桌的“他”

○○……草 腾

同桌近来有点怪。

一向爱说爱笑的她突然文静了不少，下课后总一个人神秘秘地写着什么，以前上课最爱叽叽喳喳讲不停的也定是她，可现在却不一样了，常常一个人对着课本发愣，甚至有时会“扑哧”一声笑出来，搞得我们皆面面相觑。还有一次政治课，我竟然发现她在折千纸鹤，眼神怪怪……我一脸担忧地询问：“喂，老姐，你没事吧？”若是往常，她定会装出一副奄奄一息痛苦至极的样子，然后气若游丝地说：“同……志，请……call——120！”可现在她却微微一笑，没有吱声。我的天！这么一本正经？！

我更加惊疑，于是拉住前排的佳子。“喂，这几天她好像问题！”“哪个她？”佳子莫名其妙。“除了我那位同桌同志，还会有谁？？”我大为失望。“哦？对了，

她最近收到了一封信，听说了吗？”佳子神秘地接了一句。哦？我大为惊异，这家伙真不够意思，怎么都不告诉我呢？我好一阵忿忿不平，突然又一转念，莫非那封信……莫非她……我决心问个明白。

没想到同桌如此配合，出乎意料痛快地向我坦白交待，原来她交了个笔友，我倒以“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了。“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兴趣大增。“化枫。”“华丰？”那不是方便面吗？怎么不叫可口可乐？“这是他的笔名。”同桌有点陶醉。“嗯，的确不错，挺酷的，有点流川枫的味道。”“对了，他挺喜欢画画的，对篮球也蛮有兴趣，”同桌滔滔不绝，“他的字写得挺漂亮的，很潇洒呢！他的发型有点像那个藤真，眼神也很漂亮，有点像仙道！”哦？！那岂不是湘北、翔阳、陵南三大王牌结合？！这下，我百分之百断定同桌定是有“艳遇”，这么一来，她变淑女了也好，折千纸鹤也好，都有了缘由。说来也巧，在同桌向我如实坦白的第三天，那封“情意无限”的信又飞到了同桌的座位上。同桌特小心特陶醉地拆信，我也在一旁兴奋地等待，只盼她拿出信，便定要施展宫城的“电光石火术”



先睹为快。

“啊哈!”冷不防同桌一声高八度的尖叫,然后快乐地信封里掏出一张照片来,我的第六感应立刻提供给大脑一个指令:抢!说时迟,那时快,我趁同桌不备,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抢过那张照片一看——天哪!真是老祖宗造字的不足!我真恨不得用英语发问,以便听清到底是 He is 还是 She is——那薄薄的彩照上只有一个短发的女孩子!!既不像藤真,也不像仙道……这……我大脑顿时瘫了,左边耳朵滚烫,右边耳朵冰凉,外加目瞪口呆:“女……女孩子?!”“怎么样?很 cool 吧?是不是有点像流川枫的 sister?”同桌笑容可掬地从从容容拿过玉照:“我可没说‘他’是男生哦!”

天!今天不是愚人节!!



傻冒 OK 男子汉

○○……王 玉

初春的一个上午，你带着一身土气成了我的同桌，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。

我是何许人也？你新来乍到，肯定不知道，我是大家伙儿公认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几个够义气的小哥儿们全在我的周围，上课下，呼呼相应。

你坐在位子上，很少言语，显得傻愣愣的，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，于是，我立刻召集那几个小哥儿们，凑在一起一合计，很快给你送上一份见面礼：绰号——傻冒。你听了，只是傻冒般地笑了笑。为这，我们哥几个又嘻嘻哈哈地一致推选你为我们劳动值日组的组长。你也不推辞，一个人独自承担起一个组全部的劳动。我们假惺惺地夸奖你：“瞧，多勤快！”你又报以傻笑。

“嗨！你爸是干什么的？”几个哥们儿大声问你。



你猛地抬起头，又低下去，脸红了。

我们班里的同学，在课余时间总是谈论某一个同学家长的爱好。如：某某的爸爸是什么什么局长，某某的妈妈是什么什么主任……总之，全是领导干部。

同学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过来了。

“快说呀！”我在一旁笑嘻嘻地催促。

“是……是……农民。”你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，声音低低的。

“哈哈！”我和几个小哥儿们故作夸张地大笑开来，班里的女生们凑在一起，指着你的黄胶鞋，褪了色的裤子，厚厚的褂子，小声地谈论，抿着嘴儿笑。

你皱了皱眉，把发热的脸埋在书本里，嘴里咕嘟着：“农民的儿子怎么啦，一定不比你们差！”

中午，我和几个小哥儿早早地相约而来，坐在一起，正在开侃，远远地望着你向教室走来，我们几个相视一笑，便各自行动起来……

你推开门，“哗啦——”还未等你反应过来，一桶涮墩布的脏水由天而降，你转眼成了落汤鸡。我们大

笑起来，而你却一声不吭地把水桶放到墙角，甩甩手

上的水，开始复习功课。

“砰”！

虚掩着的屋门被一脚端开。

正在唾液横飞、又叫又笑的我们一下子都闭上了嘴，教室里由极动突然变成了极静，要在往日，又得为此带头大笑一场。而今日，哥几个的脸一瞬间黯淡下来。

“一人10块钱，快点儿！”一个斜叼着烟卷的青年冲我们凶狠狠地吼道。

我撇了撇嘴，白了他一眼。“你怎么着，”小青年上前一步，抓住了我的脖领子，“找死呀？”

我真希望这时候我的那些哥们儿能像英雄一样站出来，把这个小无赖赶出去。可是教室静悄悄的，我的哥们儿全都垂头丧气像落水狗。

我正绝望之际，忽听一声：“‘哥们儿！来，他们没钱，我替‘他们给了！’我们哥几个同时回过头，望着此时无比豪迈的你。

“拿来！”小青年叼着半截烟屁股，趿着拖鞋向你走过去。



你站起身来，左手伸进裤兜，右手抓紧了椅子。

“拿来呀！”小青年把手伸到你跟前晃了晃，歪着溜光的脑袋，眼斜瞪着你。

“不用急！”你左手迅速地从裤兜里撤出来，抓住他伸出来的手指，猛地往下一扳，随着一声“给——”小青年的要害处冷不防地中了一脚。

“哦——”他猫下腰去。随即，椅子奔小青年的后背砸去。

我们全呆住了——真没看出来，少言寡语的你还有这般身手。

“快打呀——”你一声大叫，我们几个也醒过来，呼地扑上去，一阵拳脚，小青年到底没啥能耐，你用裤腰带麻利地将他捆了个“四马攒蹄”，我们一起把他押进了校保卫处。

“你真有两下子！”我们钦佩地冲你挑起大拇指。

“平时我们拿你开心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露一手呢？”

你还是那样傻笑着摸了摸脑袋：“你们是我的同学，你们拿我开心并没有什么恶意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对！”哥几个积极响应，我感觉你正取代我

的地位。

期末考试结束了。一张写有“第一名”的成绩单送到你的手中。

“你真够厉害的!”我们可谓是口服心服连带佩服，而你呢，傻笑依旧，只是笑容非常灿烂。

